

“品读南京”丛书

丛书主编

曹路宝

南京 历代佛寺

NANJING
LIDAI FOSI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邹 邢
尚 定康
编 著

“品读南京”丛书

丛书主编

曹路宝

南京历代佛寺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邢定康
邹尚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历代佛寺 / 邢定康, 邹尚编著.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品读南京丛书)

ISBN 978-7-5533-2098-4

I. ①南… II. ①邢… ②邹… III. ①佛教—寺庙—介绍—南京 IV. ①B947.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3615号

丛 书 名: 品读南京

书 名: 南京历代佛寺

丛书主编: 曹路宝

本书作者: 邢定康 邹 尚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n>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天猫1店: <https://njpbcmjts.tmall.com/>

天猫2店: <https://nanjingchubanshets.tmall.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93、83283864 (营销) 025-83112257 (编务)

出 版 人: 项晓宁

出 品 人: 卢海鸣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潘焰荣

责任印制: 杨福彬

排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3-2098-4

定 价: 40.00元



天猫1店



天猫2店

编委会

主 任	曹路宝					
委 员	陈 炜	朱同芳	项晓宁	闫文献	卢海鸣	
	于 静	万宝宁	王志高	王露明	左庄伟	
	冯亦同	邢定康	成 林	孙莉坪	邹 雷	
	邹 尚	汪晓茜	欧阳摩壹	贺云翱	夏 蓓	
	陶思炎	黄 强	曹志君	章世和	程章灿	
	薛 冰					

丛书主编 曹路宝

副 主 编 陈 炜 朱同芳

统 筹 时鹏程 樊立文

编 务 张 龙 章安宁

目 录

前 言	001
-----	-----

佛寺史略

六朝的兴盛	004
隋唐宋元的衰落	008
明清时期由盛而衰	011
民国至今的复兴	014

佛寺篇

江南始寺之建初寺	018
由长干寺到大报恩寺	021
就冢起寺的高座寺及永宁寺	026
“禅师窟”之道场寺及龙光寺	029
以一幅壁画相系的瓦官寺与金粟庵	032
最早的尼众寺院铁索罗寺	037
“祈泽池深”之祈泽寺	039
由钟山定林寺到方山定林寺	042

牛头宗祖庭幽栖寺和佛窟寺———	046
江南三论宗祖庭栖霞寺———	050
舍帝宅为寺的光宅寺及永庆寺———	054
由同泰寺到鸡鸣寺———	058
与“一苇渡江”相关的长芦寺和定山寺——	062
律宗中兴祖庭古林寺———	065
由开善寺到灵谷寺———	068
以五百铁罗汉著称的普德寺及卧佛寺——	072
“曹雪芹家庙”香林寺及万寿庵———	075
溧水无想山无想寺———	079
山水胜境之龙泉寺———	082
六合灵岩山灵岩寺———	085
法眼宗祖庭清凉寺———	088
舍相宅为寺的半山寺———	092
“迨有神护者”之惠济寺———	094
花山玉泉寺和游子山真如寺———	097
从大龙翔集庆寺到天界寺———	100
居秦淮之源的东庐山观音禅寺———	104
就阁建寺的弘济寺———	107
释道合一的泰山寺及大仙寺———	110
“四海平静”之静海寺———	113
江南华严宗道场鹫峰寺———	116
民国佛教中心之毗卢寺———	120
老山养息道场兜率寺———	123
日僧建立的西本愿寺———	126

佛塔篇

大报恩寺琉璃塔	130
钟山宝公塔	135
栖霞寺舍利塔	138
弘觉寺塔及辟支佛塔	141
保圣寺塔和永寿寺塔	144
方山定林寺塔	147
天隆寺塔林	149
玄武湖诺那塔	152
小九华山三藏塔	154
鸡鸣寺药师佛塔	156

佛窟与其他篇

牛首山佛窟及摩崖石刻	160
栖霞山千佛岩	163
幕府山佛窟及严山十二洞	166
射乌山桦墅摩崖石窟及题刻	169
独峰寺摩崖石刻和白马寺诗碑	172
金陵刻经处	174
祇洹精舍和支那内学院	178

附 录

南京历代佛寺一览表	182
主要参考资料	185
后 记	188

前 言

南京在历史上一度被称为“佛都”，六朝时期佛教在这座城市的初传、发展和盛行是原因之一。

东吴时期，江南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在南京诞生。自此，佛教在江南有了传播基地和载体。也是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古印度僧人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以佛寺为译场，译经弘法，使之成为三国时期译经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成为最早的密宗经典译成地。

时至东晋，本土僧人法显，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去“西天取经”，获取了众多的律藏经典并译之，还写下了《佛国记》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是在这一时期，朝廷内曾有过“沙门不敬王者”的大讨论，最终是以佛教文化获胜而告终，也提升了佛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此外，艺术家戴逵、顾恺之、张僧繇等开始了为佛寺造像中国化的实践，对后世佛教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南朝时期，这里的佛教文化达到了最高峰，当时不仅佛寺林立，而且各种学术宗派已日渐兴起。有现代学者指出，中国佛教的大小乘各宗，无一不和这里有关。此外，南朝宋时，在南京比丘尼受完整的具足戒，此为全国之首。自此，比丘尼获得了与比丘同样的佛教地位。齐梁时，僧佑在寺庙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开中国佛寺收藏佛教典籍之先河。尤其是“皇帝菩萨”萧衍，将佛教奉为梁朝之国教，不仅数次“舍身”做和尚，还首创水陆法会，并亲撰《断酒肉文》，通令照行，佛教地

位因此盛极一时。

六朝以后，伴随着南京城市地位的下滑，佛教地位在这里也有所下降，然而六朝时期所形成的“三论宗”“天台宗”“牛头宗”等宗派雏形却陆续在各地开花结果。

明代佛教的复兴是南京被称为“佛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尤其是明初洪武、永乐之际，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迎来了南京佛教文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明朝专设了僧录司，掌管天下佛教事务，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是历代不曾有过的。当时，名闻天下的佛教大藏经《永乐南藏》在这里诞生。《永乐南藏》的印刷传播，影响极大，南京也因此成为全国佛经流通的中心。还有，被誉为“中世纪七大奇迹”之一的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塔拔地而起，见证了佛教在南京的再度辉煌。

本书书名既然是《南京历代佛寺》，因此以寺庙为引阐述南京佛教文化，是恰到好处的。寺庙乃佛教“三宝”（佛、法、僧）生存的必备条件。要想了解佛教文化，应从了解佛寺开始。为此，我们重点设置了“佛寺代表”篇，选择典型的寺庙加以介绍，其中也包括现今已不复存在的庙宇。另外，考虑到佛塔、佛窟亦是佛教建筑的代表，虽与庙宇相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增设了“佛塔”“佛窟与其他”两篇。此举旨在通过聚焦佛教的建筑，更开阔地观察金陵佛教文化，以期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邢定康 邹 尚

佛寺史略

六朝的兴盛

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上，呈现着康僧会在东吴建业（南京）建立建初寺的一幅壁画。南京的建初寺何以会入选敦煌莫高窟？因它是南京乃至江南佛寺之始，也因此奠定了南京在中国佛教史中的特殊地位。

佛教乃外来文化，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古印度南部（今尼泊尔境内），由被称作佛祖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而通常认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洛阳建白马寺为其始。实际上南京早在建初寺之前，已有月氏国人优婆塞（男居士）支谦来译经传道，现在也把康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年）在城南立佛寺，作为传入南京的一个标志。

众所周知，佛、法、僧为佛教的“三宝”。然而，寺庙是“三宝”生存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以寺庙作为佛教传入的一个标志就比较好理解了。其实，要想了解佛教，也真应该从了解佛寺开始。

除了佛寺，佛塔、佛窟也是佛教建筑的主要代表，虽均为舶来物，却也均已融入我国的文化之中。



敦煌壁画“康僧会金陵传教图”

寺，印度梵文音译为“僧伽蓝”或“僧伽罗摩”，意思是僧人的居地。既然是僧人的居地，中国第一座“僧伽蓝”（即白马寺）落地后，就没有做音译，而是取了一个原为高级官署的名称——“寺”。据传，当时“寺”的平面布局，虽沿用“僧伽蓝”的中间为塔、四周为廊庑僧舍的形式，但建筑的外观及结构已完全中国化。南京的六朝佛寺，亦当为此。特别是东晋、南朝时期，佛寺林立，盛况空前，除了僧尼自家营建的之外，有帝王创建的，

如同泰寺、开善寺；有王室成员捐建的，如永庆寺；有士大夫、帝王舍宅为寺的，如栖霞寺、光宅寺；有于冢起寺的，如高座寺；有就阁起寺的，如弘济寺；有在官办作坊上立寺的，如瓦官寺等。唐代诗人杜牧作怀古诗《江南春》，发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原以为是出于艺术夸张的手法，其实尤为不及。南朝时期仅钟山就有寺七十余所，堪称“佛国净土”。更有《续僧传》卷15记载：“钟山帝里，宝刹相邻，都邑名寺，七百余所”也。

窟，即佛窟，原本也是佛寺的一种，梵文译作“支提洞”，又称“塔庙”，是僧侣们在山中凿窟，在窟中刻塔、刻像、拜佛修行和居住的场所。这种建筑样式大约在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在不断的实践应用中，逐步弱化了其中的居住功能，以适应本土僧众的生活习俗。取而代之的是寺院与石窟相结合的形式。而窟中的石刻、塑像等，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南京栖霞寺与千佛岩即为典型的案例。

塔，梵文音译为“堵波”“偷婆”等，初为供奉释迦牟尼身骨舍利的半圆形墓冢。《魏书·释老志》云：“释迦生于周末，其卒也。门人积薪焚之，骨殖分散，大小如砾。弟子收置于瓶，建塔供奉。”《辞源》引《释氏要览》载：“释迦既卒，弟子阿难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莹坚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这个外来的“堵波”初传中国时，汉字中并无“塔”字，便依据其含义及外形等，将其译为浮图、佛图、圆冢、高显、灵庙等，前后共计二十多种译法。为统一规范其称谓，佛学及语言学者可谓是费尽心思，方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汉字——塔。有意思的是，“塔”一经入境，便不再是半圆形坟冢式的“堵波”，而是与中国式楼阁相结合，创新为一种新颖的高层建筑，并将舍利藏于建筑下的地宫内，以表达对佛祖的尊敬。中国式佛“塔”，不仅文字新造，建筑亦为新造，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佛塔样式。“塔”，以后又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到其他独立的高层建筑上，如灯塔、望塔、纪念塔、电视塔等。

这里还需普及一下佛教的一般常识。佛教经传播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以大乘佛教为主，其经典属汉语系统。而分布在中国西藏、青海、内蒙古，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其经典属藏文



梁武帝崇佛图

系统。南传佛教则分布在中国云南省部分地区，以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以小乘佛教为主，其经典属巴利文语系。

南京佛教，当属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北传佛教，一经落地，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东吴康僧会在建初寺传教时，就宣扬佛教的菩萨行为与孔孟之道的“仁政”是一致的。他还常引用老、庄之言以阐明佛理，使外来佛教与本土玄学相融合，以易于被士民所接受。这也开了佛教在中国玄学化的先河。东晋佛教代表支道林亦运用玄学术语来表达佛学义理，得到崇尚玄学的

简文帝司马昱，以及谢安、王羲之等显贵对佛教的认同，大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自建初寺以降，迄于南朝陈末，在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建业或建康（今南京）均为江南政治统治中心。如果说南京的佛教在东吴、东晋属初传兴起时期，已可与北方的洛阳形成对峙，那么到了南朝，形成了繁荣鼎盛之局面，并取代北方的洛阳及长安（今西安），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皇家士族、文人学士无不崇信于佛教，痴迷于佛教，尤以梁武帝萧衍为最。他不仅亲建寺庙，又舍宅为寺，还数次“舍身”于寺充当和尚，被称作“皇帝菩萨”。他还亲撰《断酒肉文》，通令照行，致使佛教徒废除了肉食的习惯，包括佛寺的供品也仅限蔬果。陈武帝陈霸先也有过一次“舍身”。《陈史·武帝本纪》记：“陈武帝永定二年五月，驾幸大庄严寺舍身。”在如此强有力的推动下，“南朝四百八十寺”之咏叹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朝南京之佛教，如果说“四百八十寺”仅仅是表象，那么佛学研究之博大精深，则是无可争辩的内功了。这一时期，众多高僧云集于此，将佛寺作为“译场”孜孜不倦地译经，富于创造性地弘法，硕果累累。

例如，东晋初尸梨密译《大孔雀明王神咒》等，江南始传高声梵呗。又如，南朝宋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等，使大乘戒法与瑜伽学说始传江南。再有，罽良耶舍的《观无量寿经》，佛陀什的《五分律》，求那跋陀罗的《楞伽经》等佛典译著，一直流传至今，对后世影响极大。据粗略统计，仅宋、齐、梁、陈四代，共译出经、律、论、传、记、新集失译诸经等凡 1077 卷，成果斐然。当时的佛学思想也十分活跃，不同的学说在此皆可开堂宣讲。例如，高僧竺道生于青园寺研讲《大般泥洹经》，成为江南涅槃学的先驱，世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他还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使“众生平等”的佛理有了社会实践的价值。时下佛教学说有所谓的“六家七宗”，其中的心无宗、识含宗、即色宗、本无异宗及幻化宗等，几乎都与建康城有关。总之，众僧积极弘法，各抒己见，使南朝形成了丰富而成熟的佛教思想体系。

唐代大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一诗，记录了当时南京佛教文化的鼎盛：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隋唐宋元的衰落

隋、唐、宋、元时期，南京佛教地位伴随着佛寺数量的萎缩，有所衰落。尽管如此，其在江南的地位仍不可动摇。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六朝时期奠定的佛学根基，在这一历史阶段陆续开花结果，并将种子远播他国。

南京佛寺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是东汉以后南北分裂的局面宣告结束，政治中心统一到了北方。众所周知，佛教的发展是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作后盾的。六朝时期的南京就十分典型。反之，则不言而喻。隋朝统一中国后，推行佛教治国政策，曾诏令全国八十三个州建舍利塔，并指定首先要将舍利送往南京的栖霞寺。尽管这是出于隋文帝对南京的关照，但毕竟鞭长莫及，表面文章可以做，实际上给不了什么实际的支持。唐、宋、元几代亦然，甚至还刻意矮化南京应有的地位。

与此同时，佛学研究领域一度出现了“文人化”倾向，即侧重于佛

儒道“三教既合”之研究，讲求佛教思想与太极、五行、天人感应等思想之融合，而轻佛寺建设及礼拜佛像。这对包括南京在内的佛寺发展有着不小的影响。真正的灾难还在于，唐武宗时实行了灭佛政策，规定各地只允许保留一寺，其余皆要拆除。南京佛寺因此而全面崩溃，即使是唐初被列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的栖霞寺也在所难免，后虽在宣宗年间复原，却已元气大伤，难追旧观。

五代十国时，南京成为南唐的都城，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佛寺活动又有所活跃。南唐的三代君主都崇佛，特别是后主李煜，如史书所记，他“朝退与（皇）



隋文帝分送舍利

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转诵佛书，手下暂释，拜跪顿首”，“酷信浮图之法，垂死不悟”。众寺僧深得其宠，以至于宋兵围攻都城时，纷纷表示要“披坚执锐出城斗战”。后被后主以“不可毁他教法”叫停。尽管如此，僧人勇于捍城的表现，



法融驯兽

已在南京城市史上留下印记。只是南唐命短，好景不长，空留下寂寞的“南唐二陵”。

南京佛寺虽在隋、唐、宋、元时期受到重创，但此间仍有若干可圈可点之处。

隋初，智顗“天台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之一，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个宗派都有影响。这缘于南朝时期他在瓦官寺、光宅寺弘扬《法华经》结下的硕果。“天台宗”后于9世纪初传入日本，又于11世纪末由日本传到朝鲜。日本天台宗至今仍视瓦官寺为其祖庭。

隋后期，高僧吉藏创立“三论宗”，使之成为隋唐时期的佛教主流之一。吉藏的“三论宗”学说，渊源于摄山（栖霞山）学系。栖霞寺自南朝僧朗大倡“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又由僧铨相继，再有法朗等相传。而吉藏正是宗承了他的本师法朗的学说。栖霞寺为此成为江南“三论宗”的发祥地。

唐初，高僧善导创立“净土宗”，此宗派缘于东吴支谦译《大阿弥陀经》

《般舟三昧经》奠定的思想基础，信仰的是“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也成为佛教的基本信仰。

唐贞观年间，高僧法融在牛头山幽栖寺及佛窟寺创立禅宗“牛头宗”。该宗派在东南地区极为盛行。宗派的一支还被称为“佛窟学”，东传日本。因法融对禅宗的杰出贡献，《僧史》称其为“醇懿瑰雄，东夏之达摩欤”。

南唐，高僧文益主持江宁（今南京）清凉大道场，撰《宗门十规论》等，创立了禅宗“法眼宗”。四方前来求学者数以千计，致使南京佛寺赢得了显赫地位。该宗派盛极一时，直至宋初。“法眼宗”还传入朝鲜，盛行海外。

北宋，天竺高僧施护将佛祖顶骨舍利护送至江宁长干寺。住持释可政建九层佛塔供奉。宋真宗赐其名“圣感舍利塔”，赐封释可政为演化大师。

元代，文宗皇帝诏令将其在南京的潜宫，改建为龙翔集庆寺。这也是这一时期南京新建的为数不多的重要佛寺之一。此寺至明代，改名天界寺，成为京城三大刹之一。元文宗，名图帖睦尔，登基前曾在集庆（今南京）主政三年，不仅崇尚佛教，还十分推崇孔夫子。他常到夫子庙视察，登基后还下旨加封孔夫人，夫子庙至今保存着《封至圣夫人碑》。

纵观隋、唐、宋、元之南京，其佛寺影响虽远逊于六朝时期，但仍不失为一方重镇。